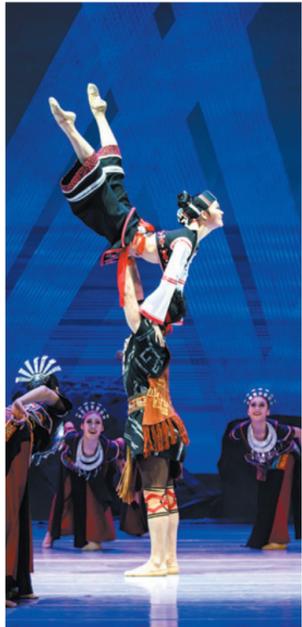




经典民族舞剧《黄道婆》在辽宁大剧院上演

## 经典民族舞剧《黄道婆》在沈阳上演

舞蹈编排注入了更丰富的黎族元素,成为海南又一文化名片



本报讯(记者 黄珍)8月22日晚,由省委宣传部、省文体厅、三亚市委宣传部出品,省歌舞团和省歌舞团附属芭蕾舞学校创作演出的原创经典民族舞剧《黄道婆》在辽宁大剧院上演,这也是该剧全新打造后走进东北的第一站。据悉,8月27日至28日,该剧将赴黑龙江演出,9月2日至3日将参加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艺术团晋京展演。

当晚的演出吸引了来自当地千余名观众到场观看,很多观众都是第一次观看海南的舞剧。他们被舞剧中丰富的黎族元素所吸引,也被身着黎族服饰演员们的优雅舞姿震撼。观众们沉浸在跌宕起伏的剧情中,每幕落下,掌声不停。

“辽宁作为文化大省,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舞剧上演,今天的海南舞剧刷新了我们这些老戏迷的眼球。”

在沈阳从事文艺工作的观众李健说,在沈阳的舞台上第一次看到黎族织锦工具纺车、腰织机,让自己对海南黎族的民俗文化和中国古代的纺织文化有了了解。

海南岛是中国最早植棉的省份之一,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、丰富的热带柔韧植物,黎族先民利用纺织原料和掌握重要的纺织品织造和贸易基地。黄道婆是宋末元初著名的纺织技术革新家。据史料记载,黄道婆居崖州(今三亚崖州区)37年,她把海南崖州黎族纺织工具与技术带到松江(今上海),并与松江地区先进的丝、麻纺织技术相结合改革棉纺织工具,使松江成为全国棉纺织中心,技术领先全世界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她为“世界级古代女科学家”。目前有

学者指出,崖州是三亚的一部分,黄道婆在崖州的作为、勇于创新的精神等也是三亚文化事业的一部分,是三亚文化走向全国乃至国际的代表。

舞台上,演员们潇洒的舞姿生动刻画了海南黎族人民对黄道婆的深厚友谊。观众张洋表示,舞剧《黄道婆》感人、生动,自己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历史中黄道婆远赴崖州的往事,“演员表演很精彩,舞剧的黎族文化色彩很浓厚,很吸引我,希望日后可以到海南走访黎族村落,进一步了解黎族的黎锦工艺。”

剧中饰演黄道婆的女主角王念慈是地道的东北人,她说:“沈阳观众的热情很高,演员们都希望演绎好这部舞剧,让观众了解黎族文化的精髓。”饰演阿山的男主角汪子涵是第一次来沈阳演出,他曾在10年前扮演过阿山这一角色。他表

示,很荣幸能够参演舞剧《黄道婆》,希望能够通过自己10年来技艺上的升华,把海南民族舞剧的精神传承下去,让东北观众们感受到黎族文化中的大爱、包容与关怀。”

省歌舞团团长彭煜翔介绍,舞剧《黄道婆》于2006年首次亮相,在全国各地演出,受到了观众及专家的一致好评。10年后,经过复排,舞剧《黄道婆》从舞段、音乐、舞美等多方面重新打造,舞蹈编排注入了更丰富的黎族元素,成为海南又一文化名片。该剧经过全新编排后,在8月11日至13日再度亮相海南舞台,此次来东北交流演出,希望为东北的观众带去这一独具海南特色的文艺作品,让更多人了解海南文化,也希望舞剧《黄道婆》作为海南文化的使者,走得更远。

## 崔健《摇滚交响音乐会》昨日全球首发



崔健(资料图片)

8月23日,崔健《摇滚交响音乐会》数字版正式首发,时隔六年,这场史无前例的跨界盛宴终于以另一种形式跟大家见面。

一个人的怒吼,和一群人的华丽演绎。当摇滚遇上交响,会碰撞出怎样激越的火花?

2010年12月31日、2011年1月1日,崔健和北京交响乐团合作,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了“摇滚交响音乐会”。在90余人编制的交响乐队的渲染下,崔健以“摇滚乐+交响乐”的方式演绎了自己的新老作品。一首首歌被震天动地地唱出来,一个个音符交杂在一起,到底是摇滚被交响了,还是交响被摇滚了?越是亲临现场,越是无法说清。而现在,错过那次现场的朋友,也有机会让耳朵经受一次摇滚交响的洗礼了!在这张专辑中,既有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》里那些经典名作,也有崔健的近期作品,交响乐的加入更为专辑灌注了新的意义,值得期待。

六年之后,这场无与伦比的音乐盛宴,终于以另一个形式,重新跟大家见面。为此,唱片公司索尼音乐专门选择了晚上8点2分这个时间上线,因为崔健刚好是8月2号的生日。

因为崔健,摇滚乐在中国不再“一无所有”,《一无所有》成为中国摇滚史上不可磨灭的经典,也希望创造一个又一个经典的崔健之后带给歌迷更多的好作品。

(新华)

## 导演诺兰:《敦刻尔克》展现人的孤独感

新华社记者 白澜

《记忆碎片》《黑暗骑士》《盗梦空间》《星际穿越》……这一串电影背后,都有一个名字:英国导演克里斯托弗·诺兰。他的新作《敦刻尔克》将于9月1日起在中国大陆上映,带来一段二战中盟军大撤退的故事。

“我们希望展现一种人的孤独感。”诺兰21日在京接受采访时说,影片中没有出现敌人,也没有展现过多爆炸场面,而是重点关注一次巨大军事撤退行动中人的真实感受。

电影《敦刻尔克》改编自二战历史事件“敦刻尔克大撤退”:1940年5月,英军和盟军被纳粹德军包围在法国东北部海港城市敦刻尔克,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,最终30多万人从海上逃脱了德军装甲部队的包围,撤回英国,保留了抗击纳粹的强大战斗力。

电影则从陆、海、空三个角度讲述故事:在陆地上,两名士兵试图逃离海滩,在轰炸中幸存;在大海上,民用船主带领两个年轻人离开英国,在海上展开拯救;在天空上,英国空军试图击落正在轰炸敦刻尔克海滩的德国战机……

“我们不希望隐藏撤退中往往会存在的混乱,我们想让观众能够感受到关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故事。”诺兰说,“当时有40多万人在沙滩上被困,他们如此接近自己的家,却无法回到自己的家,所以我们想的是用极简的方式很清楚地展现这种感觉。”

据介绍,《敦刻尔克》的故事情节均来自当年士兵的个人经历,诺兰花费大量时间阅读出亲身经历者的一手材料,并聘请编写过《敦刻尔克:被遗忘的声音》一书的历史学家约书亚·列文作为本片历史顾问,二人还一同拜访当年老兵,并把老兵叙述的真实故事搬上大银幕。

诺兰说,战争中的撤退或“逃跑”是很复杂的,就像战争本身一样随机、不合逻辑,因此他试图用影片表达对这种人类寻求生存本能的尊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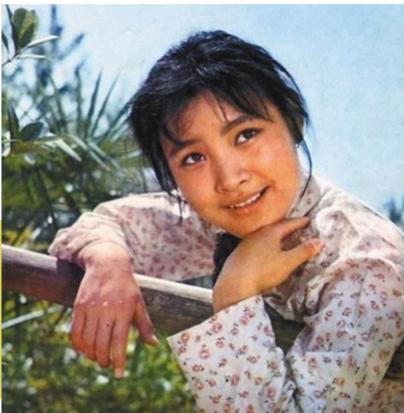
“人类是有缺点的,但是他们的集体行动可以能够实现一项伟大事业,我认为这一部分来自于自私,另一部分来自于求生的欲望,所以这个电影的基调并不是和很多电影一样有着对英雄主义的刻画。”他说。

同时,这是一部没有敌人出现的战争片,全片都在讲述英国军人和普通人的撤退与牺牲、求生与拯救。

诺兰说,他试图避免在片中制造过多爆炸场面,而是更多关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人的感受,这也让影片具有了更多的国际视野。

(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)

## 陈冲:当年演《小花》得百花奖 出门都得挡脸



18岁荣获百花奖最佳女演员,在事业巅峰的时候,却选择了远赴美国,过起从零开始的生活。在好莱坞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因裸露镜头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,随后主演的《末代皇帝》大获成功,让她真正走入了欧美市场。她,就是陈冲。

### 《小花》成名 18岁拿百花奖 最怕出门坐公交

1975年,上海电影制片厂正在为电影《井冈山》挑选演员。当时陈冲的邻居把她的一寸照片给了负责挑选演员的导演武珍年,武珍年至今都记得,照片上的陈冲胖嘟嘟的。见面后,武珍年让陈冲表演一段朗诵,她也不怯场,说“我给老师朗诵《为人民服务》”。操着一口流利英文的陈冲朗诵了一篇纯英文版的《为人民服务》,直接把武珍年给镇住了。

“我小时候是跟外公外婆一起长大的,外婆曾在英国生活过,爷爷奶奶则在美国生活过,所以家里不太容易看轻脸。外婆还有一套英语唱片,有时会在家里放边学。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后,电台开始有教英文的节目,我会跟我母亲一块学。”

就这样,陈冲开始了她的影视之路。上个世纪80年代,电影《小花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,饰演女主角小花的陈冲,年仅18岁就荣获了百花奖最佳女演员。而伴随着荣誉与名气,陈冲原本平静美好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。“那个时候还要坐公共汽车,特别痛苦,每次一上车我就会对着车窗,两个胳膊夹着头抚着把手,这样别人不太容易看清脸,因为怕被认出来所以我也很怕出门。”

当年大家在说起唐国强时都会加上“奶油小生”的称号,而最初这个外号还是陈冲起的。拍《小花》时恰逢唐国强过生日,陈冲问唐国强想要什么礼物,唐国强说要奶油蛋糕,于是陈冲就给他准备了一个特大号的奶油蛋糕,加上唐国强

皮肤特别好,“‘奶油小生’就是从吃完那个蛋糕之后叫开的。”而这个称呼,也让唐国强郁闷了很久。

### 赴美留学 为了房租洗盘子、当保姆

1981年,就在大家都以为陈冲要在影坛大有作为之时,她却选择了出国。虽然从小接受英文教育,但其实陈冲对出国这事一直是种朦胧的状态。“我是个比较向往未知的人,在学习英文的时候,懵懂地觉得还有一些别的陌生的存在,于我们生活之外。但真正考虑要出国是因为我母亲。”

陈冲出生在医学世家,母亲是医学科学家,研究神经药理学。1977年,作为政府首批公派科技人员,母亲被送到了美国学习。“她那批是四个人,也是要考的。当年还没有跟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,她在美国时认识了一些大学教授,觉得有可能把我弄到美国去上学。原本家里人也不太希望我做演员,他们总觉得演员不是可以做一个一辈子的行业,希望我能继续深造和读书。”

而初到美国的陈冲,突然面对完全不同的环境,以及需要独立起来的经济能力,有一段时间非常不适应。“小时候是吃家里的,14岁工作后,单位发一点钱,也有食堂。在摄制组也是管吃管住,花钱也就是买个零嘴,所以就没有钱的概念。到了美国后,一切都是要用钱来买,从概念上就会让你觉得是一种很大的颠覆。”洗盘子、当保姆、做图书管理员,为了凑足每个月的房租、饭钱,陈冲完全要靠自己的劳动和努力。

### 一次偶遇 她成了电影《大班》中的女主角

身体上的艰辛之外,在文化、社会环境完全不同的美国,陈冲感受到了前所

未有的孤独和精神上的冲击。“完全从零开始,就像一个婴儿一样,但当时我已经20多岁了。我母亲在另外一个城市,所以完全要靠我自己,这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才是最大的痛苦。”

在纽约呆了一段时间后,陈冲转学到了加州,“有个同学,比我大一两岁,熟了我才知道她其实是一名特技演员,专门骑马、开车,做替身。我告诉她,其实我在国内也是演员,还拿过最佳女演员奖。她很吃惊,纳闷我为什么还要到餐馆去打工,让我去试试做演员。”于是,在临近大三时,陈冲尝试着开始拍戏。“最初也没什么野心,就是因为人家说你在餐馆打工才多少钱,去拍一天戏,一个月都不用打工了。”

在国内,陈冲都是直接从学校被招去拍戏的,从来没有试过戏,而在美国,哪怕是一个没有台词的小角色,都要试镜。“那会儿也没车,都是坐很长时间的公车去让人家看一眼。”一次偶遇,成就了陈冲在好莱坞拍摄的第一部电影——在《大班》中饰演女主角。“地点是在车库,一个男人走过来问我想不想演电影,我心想这个糟老头子肯定没安好心,然后他说了他的名字,我才记起来他是个很有名的意大利制片人。”

### 遭遇非议 拍《末代皇帝》过于紧张 让导演很伤心

《大班》中,陈冲饰演的角色有一些裸露镜头,这让当时还未经过太多外来文化冲击的国内观众一时接受不了“小花”的巨大改变,各种非议也给陈冲和她在上海的家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。

“其实,这么多年之后再回头看,也是人们对‘小花’的一种喜爱,所以才会觉得是‘背叛’。但那时对我的打击特别大,就觉得我回不了国了。”陈冲的家人身在上海,面对这些舆论更是接受不

了。“我姥姥每天给《民主与法治》杂志写信,让他们给我平反,给我解决问题。”

所以后来拍摄《末代皇帝》的时候,陈冲就很小心,“拍《末代皇帝》正是在这件事情出来后不久,电影里有场戏侍从帮我脱衣服,不小心衣服拉多了,镜头拍完了,我就很害怕,我让导演写保证这个镜头不会用,如果不行我拍一半就不拍了。然后导演因为这件事特别伤心,就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女演员,其实他特别爱我、郭君梅眼罩。”

电影《末代皇帝》最终拿到九项奥斯卡奖,为陈冲打开了欧美市场。“后来几年有很多戏来找我,还有几部是动作片,我当时觉得要认真正地往戏剧方面发展,就不要去搞那些动作片,多庸俗啊。现在想想,动作片多好,而且我又是个有体育天赋的人,当时还看不起,后悔莫及。现在的演员都会有个团队帮着筹划怎么发展,我是从来没有过,完全是个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,很任性。其实,还是需要有人一起商量商量,给出其他观点的。”

### 家庭生活 30岁时遇到对的人

在此同时,陈冲的第一段婚姻也走到了尽头,她用三年时间才从挫败感中走出来。三年之后,陈冲遇到了她的第二任丈夫。他是陈冲好友介绍的一名医生,曾救治过陈冲好友的老板。

能够接受相亲,此时的陈冲对新恋情有着迫切的期望,“那时还没到30岁,确实很着急,29岁过年许了一个新年愿望,我说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好人,嫁出去。同一年的6月就遇到了他。”陈冲如今有两个可爱的女儿,1998年37岁的她生下大女儿婷婷,四年后,又怀上二女儿文文。而自从有了孩子,陈冲最大的改变就是——怕死,“现在坐飞机一抖我就紧张,害怕再遇不到她们了。”(张坤玉)